

南
華
經
解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道

無爲二字相沿爲道家常談看莊子此篇說入精微處明確處○前面要說無爲先託出靜字一層要說靜字先託出運而無所積一層夫靜之爲無爲人所易知也運而無所積之爲靜人所未易知也運而無所積則純是動何以言無不靜邪此處須親見得運而無所積之體則剴然矣運而無所積乃至一者爲之也倘有貳則不能運矣則有所積矣故道者其爲物不貳也不貳者一也一則靜也可見運處卽是靜靜處正是運動靜一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旣出靜字上

面又添一虛字者靜之功所由入也夫而後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虛靜無爲渾融一體蓋其精微有如此者○後面既說無爲卻又非掃卻有爲但無爲者處上之道有爲者任下之道上所自處者本也下所分任者末也迤邐說去只要明得本末二字除卻虛靜無爲凡一切有爲之迹如兵刑禮樂等類都是末學本所當先末所當後蓋末非另有一物可與本相對是從本上一層一層落下去的愈到下而愈落得粗了道之次序如此雖曰古人不廢奈何爲帝王聖人者可舍所先而逐其後哉其明劃的確有如此者○篇中段落似有排比而轉換不覺○舜問以下都是引證○收尾處將書籍一槩掃卻蓋凡有跡皆其粗者也非道之所在也書籍名爲傳道尙是糟粕何況五末九變之類乎深欲天下萬世人舍末尋本

深味此篇可知無爲二字不是寂滅放廢乃聖道不易之論也所以夫子於古今帝王止推大舜無爲後來如漢文帝曹參蓋公所云又無爲之糟粕耳彼豈知無爲之源流如是哉

天道運而無所積

晝夜不舍

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神與俱化故天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

至誠無息

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

辟六合四方無所障礙

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

闇默之中無不靜者矣

萬物自成天下自歸海內自服而其自處也則闇默之中無有不靜焉者焉

道在天地無瞬息停留故能貫穿古今徧徹萬類苟有所積

便堆在這裏而行不去著在一物而氣不周矣故運而無所

積一句便道盡化體也天道帝道聖道總是一道總是一機

帝配天者也聖法天者也○運而無所積則是動個不止卻

以靜字接之妙妙試思動靜是一是二可與言道也○開口

便從運處說靜莊子之學豈寂滅者可同日語哉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

也以靜爲善而圖靜則是有心便非靜矣心不挽而靜則自靜耳這方真個是靜故與運一體也

纔落到靜又恐靜字有著急以一筆掃之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其

更不待言聖人之心靜乎靜乎既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明有如此者

又就靜字推出明字見靜中妙用天地萬物秋水澄胸更何

須勞攘此便是要落無爲之胎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將靜字演天地之平取爲而道法之

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休則虛能息心則虛則實萬理實

則倫矣其中井然○此虛則靜靜則動動爲動動則得矣由靜而

不宜○此層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此

無爲則俞俞恬愉也俞俞者憂患不能處不能居年壽長矣患外

不侵則神
豫而壽

虛者靜之原也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連用四矣字錯落讚歎○提句八個字下止落出虛靜無爲其恬淡寂寞四個字止算靜字下形容到無爲之字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何但天地之精者卽至紛至屑者要不離乎此

此處伏一本字

明此以南鄉音向堯之爲君也

主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

也陪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主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陪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服也○陪以此進爲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主靜而聖體動而王用無爲也

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四句總贊

與上節對作讚歎上節細此節寬○本爲有天下者言看他

一主一陪夾叙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

虛靜無爲也

此之謂大本大宗

伏本字

與天和

者也

和字作去聲讀言與天爲徒也

所以均調天下

此便有爲心於爲

與人和者也

與人不過

爲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極言虛靜無爲胸中自然之樂非有爲者人事之樂可比

莊子曰

申重其言特又自表

吾師乎吾師乎

指道整萬物

整整粉之義肅殺萬物如整粉而

不爲戾

不爲暴戾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

地刻雕眾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無爲自然而已

一申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

順理而行

其死也物化

隨物而化

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層一故知

天樂者無天怨

天不怨

無人非

無物累

超然外物

無鬼責

合其吉凶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

定而王天下

三句承一層

其鬼不崇

無怨非故

其魂不疲

無累

一心定而

萬物服

三句承二層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只是個虛靜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下在一心涵育之中耳無容爲也此句鎖住

再申天樂總鎖一句

推於天地應轉天地之平通於萬物應轉萬物之本

○心畜天下

妙拈据瘁瘡總無干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天地道德終是無爲

故法之終身

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

總收上文無爲之妙如此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

此德字以體統言

下與上同德

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

此道字以設施言

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

俱是一番至論

上文將無爲源頭處說到至精至微此又轉筆將無爲與有爲分別權衡一直趕下判出本末先後來其議論不偏不泛正大明確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同智雖落與絡同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四海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每用兩句以況起在上者之獨貴無爲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類例也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

衰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五末者有爲之粗迹精神心術乃本之所在此處得則無爲而自正矣然後從之便帶起下節先後意

就無爲有爲判出本末二字來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

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六句以況本先而未從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

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化育萌芽區別有狀

盛衰之殺等級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盛衰等殺乃變化之自流者

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親爲朝廷尙尊貴爲鄉黨

尙齒長爲行事尙賢德爲大道之序也宗廟四句乃聖人以人道取象天地處人道皆

然則本末之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何取於道而取之邪

就本末判出先後二字來

此節完足上節意

○古人有之但非所先

可見莊子不是把禮制一切屏絕了止是要人知得緩急輕

重他處猶激昂言之惟此處最和平也○止輕輕蕩漾個先

後之序本末之序更不消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

虛靜無爲是也

而道德次之

道德不過道天所賦畀

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仁義不過道德之緒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不過行仁

義之

分守已明而形名

物象名稱

次之分守之事

形名已明而因

任

次之

任人職因任不過奇形名之責

因任已明而原省

原省原心行次之過考因

任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是非不過定原省之衡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賞

之

賞罰不過斷是非之報

賞罰已明而知

智愚處宜各處

貴賤履位各履其位

仁賢不肖襲情

各著其實

必分其能

分能任事

必由其名

循名責實

以此事上

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

智

謀不用必歸其天

復於虛靜無爲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古人一知所先則下此者鼎鼎然不勞自治看他惟一明天而道德以下綱舉目張然則無爲之爲不旣大乎○明天二字卽起處所云明於天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

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

上文自天至形名凡五變其說

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至賞

凡九變其說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豈知

一出於明天之虛靜無爲乎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

止可受人之治安

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極言形名賞罰不足先○此節反繳上節意○以上言無爲

有爲本末先後之辨如此一篇之意至此已完下止引數人

語點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傲無告不廢

窮民苦憐死者嘉喜孺子而哀婦人寡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

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無而出甯爲本無

出治物自安甯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於自

然者若字安在中間句便錯落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已子天之合也我

人之合也猶天和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

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王天下者天地而已矣天地者虛靜無爲也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藏書室名史官有老

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而老聃不許於是繙

音翻反

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

語未盡也

大謾

音滿平聲欺也

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無以爲人

不義則不生

無是後也

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

心物愷

與物同樂

兼愛也

無私也此仁義之情

實也

老聃曰意同噫幾

乎後言

失言幾落人後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

天下無失其牧

養

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

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列矣夫子亦放

同德而行循

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

用力貌

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逃亡之子擊鼓求之是速其亡也猶機智之世揭仁義而治之是速其亂也

意同噫

夫子亂人之性也

仁義且亂人性則自分守形名以下不言可知故莫若無爲

也○數固有宇妙可見無爲不是不爲乃本不消我爲也夫

子所云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俱是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

願見百舍旅宿重趼足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

有餘蔬而棄妹妹忘藏蔬鼠竊食之餘剩於所食不仁也生熟

不盡於前生熟食物既而積斂無崖猶貪取無已老氏主於儉

仁卻將不仁夾在中間老子漠然不應足答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退悔譏何故也移而不覺老子曰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及不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

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喻不仁苟有其實傷矣人與之名而弗

受再受其殃是再受傷也言譏刺本不吾服猶行也恆服所行常

吾非以服有服非以行可合於人而別士成綺雁行避影側身

履行躔步不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爾客崖然岸而

前貌

目衝然

突而

爾

頽頽然

直而

爾

口闕然

虛而

爾

狀義然

固似

繫

馬而止也

其志在於

動而持

欲動而

發也

機發則如

察而審

察

甚知

巧而觀於秦

時智巧而見於外

凡以爲不信

凡此士者

皆不實之

徵

邊竟

同

有人焉其名爲竊

邊境不客有開

人有則爲盜竊

微

士成綺之狀貌志氣如此與虛靜無爲相去遠矣是大道之

賊也故曰其名爲竊

夫子

子曰

夫道於大不終

包無

於小不遺

入無

故萬物備廣廣

形其德

神之末也

乎其無不客也

淵乎其不可測也

形德仁義

於仁義

神之末也

乃神明之

非至人孰能定之

世俗鮮不爲

夫至人有世下不亦

結餘耳

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

天下其

而不與

之偕審乎無假貶而不與利遷

至人何以能如此

極物之真能

守其本

此其要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之累也

困即上

之累也

之累也

之累也

之累也

之累也

之累也

之累也

之累也

之累也

之累也

之累也

備也

還也通乎道合乎德退去

仁義賓

同禮樂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至人能定末之輕守本之重本者虛靜無爲也其心惡有不

定者乎心定則虛靜無爲者在我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世謂道在於書籍

書不過語

止言

語有貴也語之

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

向猶意之所隨者

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

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

言所貴非當貴

者○筆端輕如貫珠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

言書則此類耳

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

指道之情實

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可見道又豈在書之言乎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

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

驚人之喝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柏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

寬則甘滑而不堅

則苦而不入

緊則苦澁而難入

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以上言技之精處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又搔一句其韻整然

收篇忽入一段讀書妙論非爲學究下砭石也夫書以傳道

猶無足貴者以其爲糟粕也況於有爲之迹如五末九變者

乎固知道之在虛也靜也無爲也王天下者可以深省矣雖

然千萬世之學究亦可以深省矣。輪扁一段文法乃檀弓

考工之絕佳者佳法最爲悠然

南華經解卷十三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運

此篇凡八大段前三段言天下無一件不是道爲之主帝王
惟當順之後五段又恐逐其粗而遺其精言道不在形迹變
化無方純以神明用事細讀之其晶融透脫真有天花燦墜
之樂

天其運乎

旋轉不已地其處乎

竊謂不動

日月其爭於所乎

相逐

○一句天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問三意者

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有以繫屬之而然乎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無以繫屬之而自

雲者爲雨乎

雲解而爲雨

雨者爲雲乎

雨升而爲

雲○一孰隆施是隆興也指雲施指雨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乃陰陽交和之

之淫樂○問二句氣所成故以爲造化風起北方北方土高陽亢而戰故多風一西一東有上

彷徨○三句無定處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問二句○此二條不猜者猜之

仍須用前意故省也敢問何故又總問一句

突然而起參差錯落如疎雨點蕉之聲○重重徵究連用五

個孰字劈面致詰愚者亦當醒眼○五個孰字定有承當之

者尋出這個主人可爲宇宙依歸也

巫咸招曰招即招字之訛巫咸明於天此蓋托言巫咸相招致

又有巫來招問者吾語女汝天有六極六氣五常五行帝王順之則

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楊用修曰九洛書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

戴之此謂上皇三皇以上人也顯得三皇以下大半自用也

巫咸古之知天者上所問皆天事故託巫咸答之六極五常

果足承當上文五孰字乎蓋分明要逼出道字姑隱躍其詞使人自遇之此五六止是道之使用然能順此五六則道在其中矣。帝王代天行事其設施與天地日月雲雨風颭一般天地日月雲雨風颭之主人卽帝王經綸設施之主人也那可不順。此二節爲第一段上節形容得滿眼都有一個主宰在內分明是中庸費而隱三字又酷似其鳶飛魚躍之三句便見得人主無一處可以自用也下節順之二句是提領之意

商也

宋名官

太宰名蕩名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

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尊仁抑孝

此非過孝之言也

非謂

仁果過

不及孝之言也

乃俗所名爲孝者不足爲孝耳轉筆又特顯出孝來

夫南行者至

於郢

楚地北面而不見冥山

北海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喻俗所謂

孝背馳何足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

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

至此則纖痕不留矣孝字著不得仁字亦著不得看他一卸一卸直卸至此將仁孝都歸冰釋分明

是與道俱化也

忽而尊仁抑孝忽而特顯孝字忽而脫去孝字蓋其意全不

在言仁言孝也

夫德

如上乘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

直太息

長之德而言仁孝乎哉言仁孝則膚淺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皆爲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

猶屏焉

至貴在我至富國財并焉至富在我至願名譽并焉至願

棄也焉何有於爵至富國財并焉何有於財至願名譽并焉至願

我在何有於名三句以明上入者之不足
多也上二句引起入者止在名譽內也
是以道不渝可屏者皆有變

徑將仁孝抹去又於仁孝外添六個字以見一節之名俱不足多止要趕出道字○此二節爲第二段止取道不渝一句

以見帝王惟當順道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

作咸池名樂也

之樂於洞庭

猶廣漠之野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神不默默能言乃不自

得

失其常也二句形容惑字

懼者駭聽怠者怠心惑者忘已真深於聞樂者

帝曰女

汝

殆其然哉

言固宜如此

吾奏之以人

於聲音本

徵之以天

與律

上天氣

行之以禮義

禮節之義宜之

建之以太清

取聲氣之元爲主宰

四時迭起

五聲配四時而廣奏

萬物循生

聚器衆萬物而環作

一盛一衰

或殺或奮

文武

倫經

綱大各有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清濁相得如二

倫經

動光輝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外醒發○九句乃其條理

盈溢也

蟄蟲始作

吾驚之以雷霆

外醒發○九句乃其條理

其卒無尾

而終其始無首

忽然而起一死一生

一聲死則一債一

起

一音債則一

所常無窮

以變化爲常而一不可待毫無遲留

○六句又總言其無端倪無

女故懼也

太清下俗本誤雜入註

中三十五字今去之

此節是

第一成也

句句入微○一不可待

妙妙一境未測一

境復轉行

盡如馳而心耳無措

寫震懼之根便勝人千百語

也

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

和

燭之以日月之明

辨其聲能短能長

能柔能剛變化齊一

無不中節

不主故常

愈新愈出在谷滿谷處大在阮滿

阮

小處凡虛空之處不

塗卻

音陳杜守神

此是作樂中際故

其聲揮綽

悠揚其名高明

宣達是故鬼神守

又如此定靜審慎

其聲揮綽

悠揚其名高明

宣達是故鬼神守

其幽

安位

日月星辰行其紀

順軌

吾止之於有窮

止乎其所

流之於

無止

行乎其所以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

望之而不能見也

逐之

而不能及也

三句是鑽頭不入

儼然

無依貌

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

吟

無所用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

無所用也

力屈乎所欲逐

吾

無所用也

既已不及已夫

總一句雖欲從之莫由也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

惟覺樂之形著

滿空虛心遂弛

女委蛇故怠

此節是中一成也

句句入微

○委蛇二字妙妙人心純是悍

氣未融

故凡事欲以我與直到四邊不著始覺通體俱柔如

此說怠字

此時塵濁不沃自盡矣老子喜柔正是這個緣故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調之以自然之命

天理

故若混逐

混然

生

然林樂林然

而無形

渾然

布揮而不曳

布散揮洒

幽昏而

無聲

幽深昏默

動於無方

可用不測

居於窈冥

體不可窺

或謂

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

人莫得行流散從不主常

聲非復節世疑之稽於聖人

世疑此樂何不考於聖也者達

於情而遂也於命也天機不張

元神而五官皆備效此之謂

天樂然之樂無言而心說

不容言語而心自豫也聖人如此作

然猶之達情遂命也眾妙畢陳動於無方居於窈冥猶之天機

不張五官皆備也人莫定其所謂猶之無言而心說也故疑樂

者但須稽聖也樂之理故有焱音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

一聖之德絕妙形容汝欲聽之而不可接焉

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

妙處無而故惑也

此節是終一成也其渾沌渺茫非復聲音之事句句入微之

至○聖也者一段將一派鈞天大樂寫得聖人具體相符非

樂中神解不能及此卽樂中神解非學中神悟亦不能及此

也惟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六句可與同契也○不可接妙

妙明明盈耳而尋之茫然如孤舟入海往無處所天風振葉不辨後先其恟恟乃不可說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鬼神出而警人曰崇神爲之爽如被崇然

吾又次之以怠怠

故遁

心力疲委若棄去之

卒之於惑惑故愚

惛惛自失若無知者

愚故道

無知則道近道矣

可載而與之俱也

乘道而往有何不可

懼之爲崇也乍逢盪滌陡然一驚是六根震動之第一鑪錘也怠之爲遁也天真躍如妄力銷鑠是宿習退捐之進步關頭也惑之爲愚也深入廣漠意識俱亡是漸近自然之火候將到也看他說樂卻說到如此地位去古人胸中透徹拈着便是也。此五節爲第三段如此五節論樂妙文引來止爲一個愚字說懼說怠意止在於惑字一節也意止在於惑字一節者意止在於愚之一字也意止在於愚之一字故從懼

遞出崇字從怠遞出通字以便於從惑遞出愚字也何也愚故道也愚故道可求道者無一知半解可自用也道可載而與之俱則順之而已矣莊子之文如此切不可因中三節之精微絢爛謂其忽而論樂也雖然樂不在道之外謂論樂卽論道則猶之首肯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

魯太師名金

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

金曰惜乎而

爾

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

縛草爲狗

祭行所用

之未陳也盛

承音

以篋衍

衍筭也

巾以文繡外包尸祝齋戒以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脊蘇者

蘇草也刈草者因名爲蘇

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

入聲

昧焉

言神魂必爲所顛倒

今而

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已用

之法也

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昧邪

言受其顛倒入手一喻言過時之陳迹不足用也為第一層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

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

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

古之於魯今之是周道於魯

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

又一喻言陳迹之不足用者以古今時宜之異也為第二層

且子獨不見夫桔

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

不得罪於人

又一喻言違時宜者有殃惟因時俯仰則無咎也為第三層

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

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

變者也

又一喻言所貴於因時俯仰者看過往聖人皆各各因時者也為第四層

今取援狙而衣以

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

異乎周公也

又一喻反掉言設使不順時宜其弊必致毀裂也與舟車一喻變換迴環爲第五層

故西施

病心而瞋

同聲蹙眉而視也

其里言瞋於其里也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

捧心而瞋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

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瞋而不知瞋之所以美

瞋非美也所以美者非美也所以

然也又一喻言不適時宜者惜乎而

爾夫子其窮哉

繳一句

此節爲第四段骨子止是一時字卻連用六樣譬喻作六層

剝換層卸層轉如赤城霞起鮫珠落盤爲異樣圓滑璀璨之

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

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

制度名數

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

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天地造化

十有二年而未得老

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面物迹中無以主之外無正而不行私心用事外無則非其精者道不固也時宜道由中出者不受於外非時世之所宜故不受也聖人不出世即外無不行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正而不行非吾心之精微故無主也聖人不隱不以藏於行句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道也

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

舍旅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觀而多責

數相見必受譴

求道者得其粗而遺其精

看見先王許多事務便謂道在是

矣問之中心其實茫然毫無據也及心所欲爲便謂道如是行矣稽之時運實蹈其弊而不知也故中外不相符人已不

相得惟不知道之精故不知道之變也何怪其以遽廬爲安宅哉

古之至人假道

借路

於仁託宿

寄寓

於義

仁義也

以遊逍遙之墟

事

不食於苟簡之田

姑給一時

立於不貸之國

付物

逍遙無爲也

苟簡

事

易養也不貸無出

費不也

又自釋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豈爲形迹

所役哉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

人柄操之則慄

動心

舍之則悲

貪戀

而一無所鑒

於理一

以闕其所

不休者

但明於逐物不止

是天之戮民也

與采真者相反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

八者正之器也

正人唯循大變無所淫者

無所淫滯者

爲能用

乃合時

之宜也

故曰正者正也

正而正之

其心以爲不然者

言爲不

然則是不知道變

而淫滯者也

天門弗開矣

全形用事

靈府閉塞矣

道體活潑潑地故寫得至人亦活潑潑地采真之遊便是天

僊化人天之戮民正與之相反若肯回頭則采真二字卽膏
育一針也。○循變無湮卽是采真天門弗開卽是戮民此節
是一正一反又一正一反。○此二節爲第五段言此道至精
至靈原不在著迹處與拖泥帶水者無干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矣

一喻心

蚊虻嗜膚

音

則通昔夕

不寐也

二喻心

夫仁義

嗜

同

然

乃憤吾心

亂莫大焉

使人亂心更甚

吾子使天下

無失其朴

不失其

吾子亦放

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同歸於自然也

本實

若負建鼓

建鼓大

而求亡子者邪

黑白之朴

不足以爲辨

若出

白喻

烏不日黔而黑

五喻本質之自然如此

質者不必

名譽之觀

不足以爲廣

苟徒爲觀美者亦

泉涸魚相

分別妍蚩

與處於陸

相煦以濕

相濡以沫

六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

與處於陸

相煦以濕

相濡以沫

不若相忘

於江湖

六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

與處於陸

相煦以濕

相濡以沫

六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

於渾沌各得之爲樂然則
又烏取仁義之區區哉

此節爲第六段仁義是於道外立出名目總屬形迹之事不

如相忘於本然猶爲近道也○此段亦有六喻而變換不覺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何以規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

章卷舒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吐納二氣予口張而不能嚼合也予又

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

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稱孔子爲先容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諫言已老子將何以戒我

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古今同推稱之

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

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汝三

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純民有其親死不

哭而民不非也渾沌未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

其殺音曬欲隆其而民不非也知覺稍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

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兒三歲

待三歲而則人始有天矣元氣早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

心而兵有順伐爲應天順人殺盜非殺謂爲人自爲種而與

同天下耳於各分黨類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作

婦爲人道之而今乎婦女今則不待二十而嫁亦何言哉俗之

始原有倫序而不可言純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

焉三皇之知去聲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其知去聲慤於屬音蠱蠱蠱上聲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獸名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
蹇蹇然立不安

此節爲第七段三皇五帝之治降而愈殺今猶欲取其陳迹
而奉之不亦惑乎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

知其故矣以奸

音千

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

君無所鈎用

也鈎取

甚矣夫人之難說

音稅

也道之難明邪

抑亦道

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

言遇之則必

夫六經先

言則人所

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

譬則人所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六經遠之所出而六經

夫白鵲之相

視眸子不運

定睛

而風化

生子也鵲水鳥

蟲雄鳴於上風雌應

雌雄相視而孕

於下風而風化

傳聲

類自爲雌雄故風化

山海經曰竄爰之山

爲北牖。此三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其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喻言全以神過，不可感通。失焉者，無自而可。相對猶

化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感通失焉者，無自而可。相對猶

知物化之，以神則體道之不在迹，可知矣。體道不在迹而遇

主，又豈以迹哉？夫相對之人皆道也。吾神與道一，則亦無往

而不與人一矣。故遇道遇主，非有二也。○舉三物神化之事

喻意，遇主遇道皆可言外會之。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孺乎卵而生也，魚傅沫魚下

仰吐沫，細要同者化蟻蟻祝蟻，有弟而兄啼恐親止恤幼子也

而孕也。細要同者化蟻蟻祝蟻，有弟而兄啼恐親止恤幼子也

也。魚之於沫不相交也，細腰者之於螟蛉不相類也，弟之於兄

不相礙也，然而卵已育矣，沫已成子矣，螟蛉已肖矣，兄已悲泣

矣，此皆神理轉移，不知其然，而然者久矣。丘不與化爲人，能與

造化合，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遇主說

爲一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遇主說

就老子上三件外，又拈得四件神理所傳，似可解，似不可解。

悟者自得之。○不與化爲人是與道二也。安能化人是與人二也。故曰遇道遇主止是一個神理。○此二節爲第八段掃去形迹獨現神理其措語精微一字不犯正意何啻鏡花水月

南華經解卷十四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刻意

先將五樣人排列然後遞入聖人五者乃更不足道接連用六個故曰寫聖人之所以爲聖末引野語作結見凡人各有所尚惟聖人爲得所尚耳真具一片醒世婆心○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是聖功要領養神二字則其主張也貴精體純素止是養神二字之換面

刻意尙行

峻刻其意孤尙其行

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

俱是不足語氣

此山谷之士非

猶

世之人枯槁

自甘寂寞

赴淵

沉淪不反

者之所好也

一樣

人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又一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

又一

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

人就蔽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

此一

已矣此無爲猶言閒散此江海之

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又一

吹呶呼吸吐故納新能經

學熊之懸掛於枝鳥申學鳥之伸縮其頸皆導引之術爲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

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又一

樣人

五樣人畧盡世間流品其先後則莊子蓋以己意次第之由

淺而深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

引而壽五者一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濔然無極而眾美從之

不立

一極而美無不至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五者一齊退聽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擡出聖人令天下諸色人心死

故曰夫恬惔

同淡

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

本也

八個字是聖人一生功用此節一提下四節都寫此八個字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

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去知

去聲

與故

已過

循天之理

自然

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

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

無心於信

矣而不期

無心於取必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

無恬惔

以上皆虛無恬惔也

乃合天德

○此二節多

同天道篇語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

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又將腐濁天德之象也靜而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四句約

曰此養神之道也皆歸到夫有干越之劍者干溪越山出名劍桺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劍猶知養神鋒平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

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不可得而迹象之其名爲同帝

與天帝同用也神鋒之運如此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

精通合於天倫天倫猶天職此言養之則其用乃全也

將上數節都歸養神是一篇之主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精神乃相依者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

素謂之眞人

說聖人而結以眞人正是親切醒世語

南華經解卷十五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繕性

俗學俗思雙起一篇之意前半篇完俗學之概接手用由是觀之一節遞入俗思之概行文有蛛絲馬跡之巧兩章俱借古傷今前幅兩用古人落到俗學後幅三用古人落到俗思最有蕩漾之趣○後半篇遞出隱字以下一節一節發出許多學問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

繕性

緝治也性於俗學

即後文博之學也

以求復其初

欲以求初滑音骨汨也

欲

於俗思

即後軒冕之思也

以求致其明

欲以求明

謂之蔽蒙之民

此節冒起一篇一二句起前半篇也三四句起後半篇也

古之治道

猶學

者以恬養

知定能生

生而無以知爲也

謂之以

知養恬

又以人生本不須知而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

猶出

其

性夫德和也道理也是和順德無不吝仁也不和則無道無不理

義也

廉則無

義明

而物親

忠也

乃爲實中純實忠字而反

乎情

得其

樂也

信行容體

而順乎文

然節文禮也

古仁

義禮樂皆本於和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後世純任制

理則皆自性中流出也

之支

彼正而蒙己德

猶欲養以德

德則不冒

人各有德

冒則

離矣

物必失其性也

此古人所以知恬交養也

從養性中推出仁義禮樂語最細最平可見他處只是恨人

義仁義禮樂之迹故作激昂語耳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元氣未清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

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

用之此之謂至一

無知無欲

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此二節皆特舉古學也豈非不失其初者乎

遠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

治也

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

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

天下興治化之流

失其源也

漂瀉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

性而從於心

舍天性用人心

心與心識知彼此以心窺破而不足以定天下益人

巧偽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去性之後不可復反

此遞出俗學也文博之弊民無以復其初而猶繕性於此以

求復其初豈非蔽蒙乎○文滅質博溺心二語誠三代以下

之藥石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

世風愈蕩喪大道矣

道喪世矣

以非道爲道喪世風矣

世與道

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

世喪道則有世道之人不用世

亦何由興乎道

哉道喪世則滄古之風不復道無以興乎世

世無以興乎道

雖聖人不在山

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問何故不在山林之中而其德已隱蓋道隱之世故不必自

隱而已隱也見此時尙何得不隱其落筆甚圓

承上文積衰之後深致其慨落出隱字蓋世道交喪所學不

行則當明志此遞入俗思之線索也此節篇法最巧讀之止

是一順說去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

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言不必有意於隱更無不隱之法也

當時命而大

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

復於至一之世而無形迹又以前幅一句

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待

待此存身之道也

又承隱字發明落遞出存身二字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去聲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皆

不處時也危然獨立處其所安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

行德固不小識言不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惟

正己樂全之謂得志即此便是得志也

又承存身二字發明落出得志二字得志二字漸逼俗思二

字意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所性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俗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

來句言適寄也句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人操其故不

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豈以窮約爲故無

憂而已矣古所謂得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軒冕未嘗

不荒也志荒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喪已於儻來之外物

謂之倒置之民

其蔽蒙是以倒置

又承得志二字發明三舉古人其不得不隱者爲存身也存身爲得志也得志非軒冕之謂也全性則樂樂則得志所志如此是古思也重內而輕外豈非至明者乎今也志在軒冕而甘於喪己失性焉是俗思也內外輕重之不明謂之倒置之民非卽蔽蒙之民乎○起冒極整入後篇法流利變化

一篇小小結構從來無人看透況他篇之精融浩汗乎甚矣讀書之難也

南華經解卷十六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秋水

假河伯海若問答一層進似一層如剝蕉心不盡不止○學道最忌識卑第一番要見大見大似可忽小第二番不可忽小然則小大俱當究心矣第三番小大一齊掃卻掃卻小大則物何故又有個貴賤貴賤添入帶說有個小大第四番本無貴賤小大既無貴賤小大學者何所適從將何者當爲何者當不爲第五番爲不爲一齊放下止是無方自化如此似乎無取學道第六番知道者超然物外純乎任天則是無方自化道之妙處正天之妙處豈不足貴天人何所分別第七番自然

者是天作爲者是人故不可以人滅天不可以人滅天豈可
以故滅命不可以故滅命豈可以名喪德凡七番披剝用此
三句一束結出反眞蓋漸引漸深造乎極微而後止也夔憐
一段發無以人滅天意孔子一段發無以故滅命意公孫龍
三段發無以得殉名意末段與物同樂則所謂反眞者在我
矣其寓意俱在隱躍之間是最活潑文字

秋水時至

水春生秋壯

百川灌河涇

濁也

流之大兩涘涖崖之間不辨

牛馬

牛馬多牧於兩邊河壩今水濶則岸遠故望之不辨是牛是馬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

天下之美爲盡在己

無自謂大觀此者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

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

望海

向若向海若

也

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自以爲多我之謂也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無弗信今我睹

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幾乎終身卑陋北海若曰井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井中夏蟲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兩件況起一件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

矣猶虛心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

閭海水出處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

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

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音孔

礪石之小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萬中人卒九州人盡大九州計之

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中國又其一耳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自解海在天地之間甚小因而及海內之中國因而及中國之人其詞旨愈過

而愈明

五帝之所連

連屬

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

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

向之自多於水乎

自此以下七段俱借北海若登壇說法也語大二字是此一

段主意○學者一念滿足此外再無入處矣故必先與撤去

使胸中一片空洞乃進道之機也○要折河伯并自己捺倒

正是現身說法下文極意推豁以人較海又在三累之下更

有何事足多邪使將古今帝王聖賢同付之一笑學者須具

如此眼光

第一番問答開拓心胸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天地毫末承上文語北來疑小者可忽也

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各據局量

時無止各據瞬息分無常定境終始無

故

日新

是故

大知

去聲

觀於遠近

故小而不

寡

大而不

多

小大知

各足

知

量無窮

證

音向

今故

古

故遠

而不悶

不以遠而悶

不

知

各足

知

跂

不以近可

知時

無止

察乎

盈虛

故得而不

喜

失而不

憂

知分

知

無常

明乎

坦途

故生而不

說

不以悅死而不禍

不禍

不以禍知終始之不

知

知

知

知

可故也

計人之

所知

不若其

所不知

其生之

時不若

未生之

時

知

知

知

以其至

小求窮

其至大

之域是

故迷亂

而不自

得也

凡物現在

知

知

知

知

意窮大必至

由此觀

之又何

以知毫

末之足

以定至

細之倪

小

知

知

知

知

迷亂失歸也

又何以

知天地

之足以

窮至大

之域

大者未

知

知

知

知

知

上段極

意推豁

似乎一

味向大

邊去此

段急收

入來爲

局方

知

知

知

知

者言要

他見大

然纔有

意窮大

大何可

窮況眼

前便已

空卻

知

知

知

知

矣夫道

各至足

毫末非

虧天地

非益惡

在小之

可忽哉

第二

問

知

知

知

答探理

入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實乎

大俱當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處小而視大有所不

究心大視細者不明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夫精小之微也也

音孚大之殷也二蓋尤故異便大故一覺不可圍是夫精小之微也也

郭也大之殷也二蓋尤故異便大故一覺不可圍是夫精小之微也也

不便而自便其大也此勢之有也深辨也下文乃更進夫精

粗者期於有形者也處求道耳無形者精指數之所不能分也不

可圍者粗指數之所不能窮也如此極至的地位可以言論者物

之粗也猶然下個粗字則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下個精字則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道妙不期精粗焉精粗痕

跡俱限非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害不多仁恩以仁

多動不爲去利不求不賤門隸亦不以爲賤貨財弗爭爭貨

不多辭讓亦不以辭讓事焉不借人力於人不多食乎力不賤

貪污

亦不以自食其力者爲行殊乎俗同不苟

不多辟異亦不以

美

爲在從眾

大自處不賤佞諂者爲可惡

世之爵祿不足以爲

勸戮恥

不足以爲辱

知是非之不可爲分

非之跡細大之不可

爲倪

大不見細聞曰道人

不聞至德不得

不見大人無已

無約分之至也

收斂分定到極處也凡此二十餘句皆自不期

精粗處即是小大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

上段既收轉小字似乎小大俱到此又一并掃去饒他將小

字說到至微也是期於有形將大字說到至殷也是期於有

形夫道豈在形哉故小大兩字都用不著所謂言意俱盡不

期精粗焉是也詳寫大人許多話也只是兩邊俱掃虛中無

相而已○約分之至妙分乃所性分定的分字約卽朱子所

云自戒懼而約之的約字約分之至則斂吾性分於太虛之

表與無聲無臭同體更無倫類可以舉似尙何小大之端之

有

第三番問答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問
不期精粗何至又開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
此貴賤小大之端倪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之無常也以差數觀之因
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莫不知豪末之爲丘山也莫不則差數
睹矣之無常也以功觀之項因其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
因其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各
有功用互爲則功分定矣可見功分之無常也本文定字言功
對待如是則功分定矣分定於相反而不可相無之一言非
謂功分有一定也上言貴賤小大之無定又恐指物之有功以
者爲貴物之無功者爲賤是果有貴賤矣故又著此一層趣
趣觀之也又添一項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

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

可見趣操之無常也又恐人各以意之所向爲貴所不向爲賤故又著此一層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是爭讓之俱無常也又添一項其文簡由此觀

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散束數句歸到貴賤貴賤

有時未可以爲常則小梁麗事未詳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大可知下又廣言之

言殊器也騏驥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鵲鳩夜撮蚤察毫末淮南子曰鵲夜撮蚤而食之不失畫出瞋目瞋音嘆張目也而不

見丘山言殊性也三項皆言物各有長各有所短以明貴賤有時故曰蓋師是而無非

師治而無亂乎俗語每如此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原無

鳥有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皆偏隔其不可行明矣然

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愚者不知誣則知而妄言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

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貴賤所以

有默默乎河伯

戒勿輕言

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貴賤之門從無貴賤開也

小大之家從無小大成也雙收貴賤小大

真見道體看破物情原無貴賤小大足據則上所云不期精

粗非強混之也熟讀此段當得無礙光明

第四番問答胸如智珠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

問既無貴

賤小大則何所適從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

猶汎衍言

無拘而

爾

志與道大塞

塞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更謝而施言無定也

無

一而

爾

行與道參差

執一則參差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

油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

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無所偏用其承接扶翼

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

孰長

所以無方

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

有生死則物之成不足恃

一虛一

滿不位乎其形

虛滿遷乘則形無定位

年不可舉

莫往者存

時不可止

莫挽消

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道本無方與爲無方將自化矣尚何辭受趣舍之足云

大道渾同始於無方歸於自化自化二字妙到此則一切滯

見不消破除自爾雪釋冰融矣

第五番問答
大通自在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疑既無爲不爲之分則何取學道

北海若曰知道者

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

猶犯

也非犯物而物不害也

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

乃自全於物之表也故曰天在內天機藏於不見

人在外人事著於作爲

德在乎天德終在此

彼不在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

以天道立德

踴躍而屈伸

與時仰反

要而語極

乃學之要而道之極也

知道則達理明權超然自全於物表純是天機妙用何言道不足貴邪。此正明上所云無方自化之妙惟知道者能之

落到天字上是絕頂議論

第六番問答造極之言

曰何謂天何謂人

造作

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

有滅命

天理

無以得

德

天

牛鼻是謂人

造作

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

有滅命

天理

無以得

德

天

殉名謹守

守此

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註明天字隨用三語束住命卽天理得卽天德故卽是人心

名卽是人事特遞遞致戒耳。以語大起以反真收看他一

路次第

第七番問答歸根復極

夔憐

愛也

蛇

百足

蛇

憐

蛇

憐

風

風

憐

目

目

憐

心

遇相愛

夔謂

其速也

夔謂

蛇

蛇曰吾以一足

跢

同蹠

蹠

音蹠

蹠

音蹠

蹠

音蹠

蹠

音蹠

蹠

音蹠

蹠

音蹠

蹠

音蹠

蹠

音蹠

蹠

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予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

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

皆天然如此勢插一喻甚奇

今予動吾天機而

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

不可相換

吾安用足哉

眾足亦天機之動無足亦

天機之動不可相易妙妙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有形似

今子

蓬蓬然

風貌

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

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鱖我亦

勝我

鱖音秋同

雖然天折大木蠶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

不勝爲大勝也

天機莫衆也

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本乎天莫之能害也

突起一喻飄飄鼓舞文有仙氣。論物之神速推而愈進唯

得天機愈深者爲愈勝焉然則天下之不疾而速者孰如天

機哉天機所動物莫能傷是所謂大勝也彼任人者何爲哉

此段發無以人滅天意也。目與心二喻獨省文者蓋天機

在形迹之外夔有用足之勞蛇無用足之勞蛇所以勝也蛇有足之用蛇無足之用蛇所以勝也蛇有體之運風無體之運風所以勝也惟無體故似爲人勝而實成大勝蓋至於風而形迹盡矣目與心之運雖更神然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_{去聲}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_{去聲}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者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_止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

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發無以故滅命意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

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因百家之知智窮眾口之辯吾自以

爲至達己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智

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

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音坎井之甕乎設謂東海之鱉曰吾樂

與吾跳梁乎井幹井之上入休乎缺甕之崖井隙赴水則接腋

水承持頤水浮蹶泥則沒足滅跗足還音旋言千音干蚌屬蟹

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

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

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告龜以大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
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頓久推移不爲多少
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甕聞之適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去聲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
是猶使蠹負山商蟲名鉅蟲名馳河也必不勝任矣又搖一喻且夫知去聲不
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利口者是非埴井之甕與且彼
莊方趾初買切音黃泉地也而登大皇天無南無北夷猶然四解
廣廣淪於不測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微反於大通達子乃規規
然貌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
小子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邑名餘子未成之學行於邯鄲
趙與未得國能邯鄲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又帶今子
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張口而不合舌舉而

不下乃逸而遁

此段一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公孫龍棄在我之德而殉智

辯之名故不免自失於莊子也

戰國好名之士以口辯爲最故先以此證焉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欲

莊子以國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畱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

曳尾於塗中重吾德也

此段二發無以得殉名意也

國爵又殉名者所攬慕也故又以此證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

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

屬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

實竹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鸛鵲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怒聲恐鷄鷄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奪其食也

此段三發無以得殉名意也

富貴浮名至於爭奪又殉之甚者故又以此證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濠水橋梁

莊子曰儵

音游小魚

魚出游從容

是魚樂也

無端一句下却生出如許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又惠子曰

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

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言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又妙

莊子曰請循

其本

請理話端也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

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至此答還妙妙其語便如云子亦知我我亦知魚也

此段發反其真意也反真則真在我安往而不與物同樂乎

其寓意俱在若卽若離之間○接連四折妙在止就來詞下

一轉語及至煞處乃是一體融徹卽此便是圓通大智也

南華經解卷十七終